

同名电视连续剧将在

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

秦始皇

下册

张敬著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秦始皇·下卷

张 敬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始皇(上、下)/张敬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2. 5
ISBN 7-5075-1284-3

I. 秦...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5686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b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hwbs.com

电话: (010)83086663 (010)83086853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5 印张 64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10000 册

定价: 39.80 元

目 录

下 卷

第十八章	谏逐客逐客书垂青史	373
	擢郑国郑国渠炳千秋	
第十九章	谪巴蜀文信侯大道归天	393
	使咸阳韩非子难救故国	
第二十章	秦王绝韩嗣燕丹惊心	415
	李牧挫秦军縻子献计	
第二十一章	中奸计李牧殉国	438
	破邯郸赵姬魂归	
第二十二章	田光刎颈酬知己	458
	荆轲慷慨别故人	
第二十三章	易水萧萧荆卿遗恨	479
	楚风依依王妃思国	
第二十四章	骄兵败秦王屈尊请将	499
	故国亡公主云梦神归	
第二十五章	下临淄七国终归一统	518
	叙功臣宗室再议封王	

第二十六章	文軌同四海皆郡县	538
	罢分封皇帝自兹始	
第二十七章	国恨家仇张良咸阳夜探	559
	前仆后继高屠深宫行刺	
第二十八章	荣宠无边李斯结皇亲	580
	洞房一夜杞良别发妻	
第二十九章	封泰山招揽天下士	603
	摆家宴语重话伦常	
第三十章	博浪沙张良弑驾	626
	夜惊魂杞良逃役	
第三十一章	遣蒙恬驱胡筑长城	652
	发徐福寻仙觅长生	
第三十二章	后宫积怨将军乱法	677
	粉饰太平博士貳心	
第三十三章	谋改制宗室儒生联手	702
	设阳谋始皇坑儒焚书	
第三十四章	以身抗命扶苏北谪	727
	哭倒长城孟姜殉夫	
第三十五章	知天命乎沙丘遗诏死不瞑目	754
	人心去矣赵高不黷墓断前朝	

第十八章

谏逐客逐客书垂青史 擢郑国郑国渠炳千秋

—

像你这样只凭乘车来判断功名的人，就像那些麻雀……

黄昏，咸阳城内，逐客令牌在城头风中摇摆，一驾安车悄然出城。轻风撩起车帷，李斯蹙眉不语，望着身后渐渐远去的咸阳城，心中一片怅然。古道西风，芦花瑟瑟，一匹瘦马驭车蹒跚而行，好一个断肠人在天涯。

李斯的车来到函谷关。函谷关口峰峦叠嶂，乱云飞渡，山雨欲来。李斯驻立关前，十三年前意气风发谈笑风生的情景犹如昨日。他想起当年与守关小头目的对话。

“喂，你做什么的？站那发什么愣？”有人问话。李斯转身，依稀认出正是十三年前那个把关的小头目，容颜依旧，不过额上多了几道皱纹而已，李斯不觉哑然苦笑。小头目道：“笑啥？我问你，做什么的？”李斯道：“求功名。”

小头目道：“都啥光景了，还来求功——”小头目忽然眼睛一亮：“耶，你是那个——咱见过你，见过。”李斯道：“是见过，十三年了，你也没升迁升迁？”小头目道：“不打仗，没有军功，拿什么升迁？”李斯道：“这些年没少打仗啊？”

小头目凑近低声道：“咱胆子小，一听见擂鼓就尿裆，上不了战

场,保得个囫圇身子,不升迁也罢了。还没问你哪,得了多大功名啦?”李斯仰头道:“功名?功名大去啦,说出来吓你一跳。”

小头目上下打量李斯一番,嘴角撇到了耳根边,道:“咱不信。”李斯道:“为何不信?”小头目指着李斯的安车道:“那是您的坐车吧,我们乡里的游徼,那才多大官?他爹坐的车也比你的强。叫我说,你呀——”小头目不屑地摇着头。

李斯道:“你去过咸阳么?”小头目道:“没有。”李斯道:“麻雀,你见过?小头目道:“见过,那不是?满山都有。”果然有一群小麻雀叽叽喳喳飞过眼前。”

李斯双目远眺,嘴角挂着淡淡的笑,道:“大鹏,你见过么?张开翅膀能遮住太阳的那种。”小头目道:“没有,你见过?”李斯道:“我就是。像你这样只凭乘车来判断功名的人,就像那些麻雀——”

小头目忍不住笑起来,“你这人真好笑,真大言不惭,落魄到这等地步,居然还自比大鹏?叫咱说呀,你这样子只好比作一只拔光了毛的光屁股野鸡,远不如咱这小麻雀活的自在哩。”

李斯道:“乡野之见,愚不可教,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天啊,想不到我李斯一腔壮志,满腹文章,竟落到被乡野之徒嘲笑的地步!”说着一股黑血冲上李斯胸口,他觉得眼前阵阵发黑。

不知不觉间,暴雨骤落。

小头目以手遮头,跑着避雨去了,边跑边喊李斯同去,李斯却无反映,小头目嘟囔着这人真是个疯子,便自去了。李斯独立雨中,发髻散乱,如酒醉之徒,捶胸顿足,亦哭亦笑亦当歌。

李斯道:“天啊!天啊!你是为我李斯而哭吗?哭吧哭吧,哭又有什么用?你塌了吧,塌了吧!李斯与你这混账世界一起毁灭!”李斯不断扑跌在大雨中,哭笑失声,时起时落……

一只手臂拉起泥淖中的李斯:“天若有情时,也要被你感动了,可惜你哭错了对象,你要感动的,不是老天。”

李斯抬头,沿着这手臂向上看到一个人的面孔。李斯极力辨认着。风雨中一蓑一笠,面带微笑的正是来去无踪、神出鬼没的缭子。

李斯一惊道:“你是?”缭子道:“不认识了?你我咸阳城下曾有一

面之交。”一听咸阳二字，李斯奋力甩脱繆子，向天狂笑，扑跌而走：“咸阳城，去你的咸阳城，去你的一面之交。我是李斯，李斯！有什么了不起？别想我会去求你们，李斯不吃嗟来食，秦国不留我，我去，我去，我就没有去处了吗？没有……”

李斯再次跌倒在泥水中，繆子过去将其拽起，李斯瘫如烂泥，泣不成声。

李斯道：“我是天下最倒运的——十年心血，毁于一旦，毁于——”话未说完繆子猛出一掌击倒李斯，再从泥水中将其拽起。

繆子对着李斯的脸吼道：“起来！起来！无论你要去哪，先要站起来！”

李斯道：“站起来，站起来干什么？你不会懂，十年，十年心血啊，既没有公子成那样的宗室靠山，也没有昌平君的后党一族，我李斯全凭的是自己，凭我的心智！可就这么一道逐客令，毁了，全毁了。”说话间，李斯又连接繆子数次重击。繆子的重击打在李斯身上全无反应，李斯一次次摔倒，却毫无还击之志。

繆子道：“你的心智现在到哪去了？笨蛋，难道看不出，逐客令不是冲你们来的？”

李斯道：“你才笨蛋，不许你侮辱我的心智。我怎么看不出？逐客令逐的是相府在咸阳的势力。王上的主意，还是我给提的醒，谁想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李斯竭尽心智效忠王上，到头来却害了自己。你说的不错，我是笨蛋，笨蛋，哈哈，李斯原来是个笨蛋！”李斯边说边捶胸顿足，仰天长啸。

繆子道：“吕不韦已经主动退出咸阳，你的王上现在正等着你，自己不知道利用机会，却躲在这给自己哭丧，这难道是荀子的高徒所为吗？吕不韦选定的接班人就是这样的窝囊废吗？依我说，现在的李斯才是个十足的笨蛋。起来！”

李斯浑身抖了个机灵道：“你是谁？我的事情你全知道？”繆子道：“我？是你的对手，你再不出手的话，咸阳的位置，我就当仁不让了。”

李斯晃晃悠悠从雨中站起，瞪着繆子：“你到底是谁？”繆子道：“来呀，打不倒我，也别想再进咸阳。”

李斯经过几次跌扑，终于猛醒似地向缭子发出反击，经过搏斗，缭子被李斯按倒在泥水中，他发出爽朗大笑。

不知何时，雨住了，金灿灿的太阳亮闪闪地照着壮伟的函谷关，一道缤纷的彩虹横跨天边。李斯、缭子二人停止搏斗，被这美景惊呆了。

李斯、缭子走进一家馆驿，雨后，茅草屋檐下还在滴水。夜深了，馆驿里亮着朦胧的光。缭子倚在外间灶台下呼呼大睡，里间，一灯如豆，李斯心驰如飞，持笔疾书。

李斯夜宿馆驿之日，蒙府中，蒙氏父子也在进行着一场有关逐客令的争论。

蒙恬道：“父亲为何不劝阻王上？”蒙武道：“王上心意已决，劝也是白劝。”蒙恬道：“该劝的，白劝也要劝。儿子以为，父亲是有私心。”蒙武白了一眼儿子道：“哼，私心，我有什么私心？”

蒙恬道：“父亲怕惹怒王上，失去王上信任，所以，宁可看着王上做错，也不出来阻止。”蒙武道一拍桌子骂道：“混账，你们懂什么？不干打仗的事，蒙家绝不说三道四，这是你爷爷立下的规矩。”

一直不开口的蒙毅突然插话道：“父亲，我蒙氏是爷爷那辈从齐国迁来的吧？”

蒙武看着蒙毅，不解其意。

蒙毅道：“据儿所知，我蒙氏在齐国至今仍有封地，若以大宗而论，我们应该奉齐国那一支为长吧，这样说起来，咱家还算是齐国人，也是货真价实的客卿哪，父亲就不担心有一天，这逐客令逐到我蒙氏头上？”

蒙武没有回答，皱起眉头。蒙毅，蒙恬相互对视，颇有得意之色。

二

二更三更并肩齐上，架住缭子。阿翦正要阻止，也怪，不见缭子有何动作，就摆脱了乌氏兄弟的绑架，众人正诧异间，缭子走到被射死的幼獐旁边，转身站定。

骊山王陵工地上，一片繁忙的施工景象。成百的工奴在用古老的滚木方法拖运巨石，同时不停地唱着道：“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呕，寝陵巨石大如盘。”

秦王嬴政立在高高的土崖上，俯视工地，身背后是巨大的兆域工程图。

少府道：“照王上旨意，兆域图已经重新做过了，凭此图施工，规模比原来扩大了一倍还多。”秦王道：“现在有多少人工？”少府道：“足数八万人。”秦王道：“八万人，要做到何年何月？”少府道：“臣已同左相昌平君议过了，修渠工程不是停下了么？臣等打算再从修渠工地调五万人过来，正要上奏王上呢。”秦王道：“谁说修渠要停？那儿的人不能动。”少府道：“这，郑国不是奸细，已经问斩了吗？”

秦王心有深机地一笑：“用不了多久，会有大批六国工匠送到你这来，准备好生使用他们吧。”

身后传来蒙毅话音：“王上，既然六国工匠可用，六国客士如何不可用呢？”

秦王回首，严厉地盯住蒙毅，蒙毅坦然不避。秦王的表情渐渐缓和下来，道：“说吧，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

骊山温泉池是秦王室别宫，这里姹紫嫣红，山色迷人，山溪上雾气氤氲，林深处隐隐有笑声阵阵。经由粗犷雕琢的大石砌成的温泉，池边狰狞的兽头口中流出汨汨温泉，池中飘满落樱芬芳，几个年轻的侍女在池中嬉笑打闹。池边有一巨大铜镜，此时刚刚出浴的阿翡，全身素裹，正由侍女服侍着梳头。镜中映出她香肌娇容，长发如瀑，她的美貌令侍女惊呆了，忘了为她理头发。

附近林中突然传出高亢的吟歌声，吟的正是《楚辞·云中君》：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

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

……

灵皇皇兮既降，焱远举兮云中。

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

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

众女闻歌初时颇惊，一旁侍宦者才出声喝问，即看到阿蒨恚怒的目光，大家都不出声了，静静听着，阿蒨听到一半，轻嘱身边侍从女官，女官转入帐中。不一会儿，拿出一张琴，奉于阿蒨。

歌声稍止，林中鸟停鸣，蝉不噪，歌之余音，袅袅不息，将止将息之际，忽又有铮铮琴声加入。

阿蒨抚琴而歌道：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稍歇，林中有歌和之道：

“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
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间。”

秦王一行沿山溪而上，闻歌骤然一惊，眉头暗暗皱起，才听罢，女声又起。

阿蒨再和之道：

“山中兮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林中一只幼獐，被歌声所引，好奇地在探头探脑，忽然一只冷箭飞来，幼獐惨叫一声，中箭而倒。惨叫声惊动阿蒨，她惊诧地抬起头。幼獐在挣扎，发出一声声死前哀鸣。

从林子另一边，传出秦王极富个性的嘶哑歌声道：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鸣。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歌声渐近，秦王现身林中，哈哈大笑。阿蒯脸上掠过一丝惊疑，随即离座躬身施礼。秦王忙伸手扶起阿蒯，阿蒯抬头与他目光相接。秦王心中一颤，奇怪自己即使与这个女人朝夕相处，仍每每被其美丽震撼。秦王道：“寡人只记得辞，却不懂得歌，搅扰王后雅兴了吧？”

阿蒯临机应变答道：“适才林中歌者，难道不是王上么？”秦王道：“王后这是明知故问了，寡人的声音，你还听不出来？”说着，转身面向林中朗声道：“林中歌者，是何方高人？请出来相见。”等待良久，只有中箭幼獐最后挣扎了两下，不动了。

秦王不见回应，又高声说道：“怎么，寡人请不动你么？”林中一声朗笑，有人言道：“就凭王上百发百中的箭法，鬼也不敢逃避的，何况在下一介凡夫？”

林中施施然走出一人，正是繆子。阿蒯脸上掠过一丝红潮。

繆子躬身行礼道：“繆子参见秦王。”秦王道：“在屯留就是你。这是骊山禁地，不得擅入，你闯到寡人的后苑来了，知道么？”繆子道：“任凭秦王治罪，繆子不避刀斧。”秦王饶有兴致道：“你好像不怕，有法术么？”繆子道：“血肉之躯，何来法术？”秦王拉下脸道：“那你是自己找死？寡人只有成全你啦！”

繆子笑而不答。

秦王喝道：“来人，带他下去。”

三更二更并肩齐上，架住繆子。阿蒯急得正要阻止，也怪，不见繆子有何动作，就摆脱了乌氏兄弟的绑架，众人正诧异间，繆子走到被射死的幼獐旁边，怜惜地抚摸幼獐已冷硬的身体，转身站定。

繆子笑道：“此处做大王的行刑之地，岂不正好？何必再作张致，拖来拖去？”

秦王亦怒亦惊，沉吟不语。

三更道：“你偏说没法术，没法术如何从我手里走了？”繆子道：“不会的遇上会的，就说是法术，因为自己不懂罢了。”三更还要说，却早被二更抢上前去，一剑直刺繆子胸前。

阿蒯惊呼道：“住手！”

二更之剑堪堪沾到繆子衣边，倏然停住，繆子岿然未动。秦王冷

眼望着阿莼。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在精神上彻底征服这个女人。阿莼道：“王上，此人不能杀。”

秦王道：“为何？”阿莼道：“此人本没有什么大过，又深通阴阳，能知人所未知，若能为王所用，岂不是好事？杀了，太可惜了。”秦王道：“能知过去未来，果真么？”

阿莼点头称是。

秦王道：“你怎么知道？”阿莼一愣：“那年，阿莼回楚国去，路上曾与之相遇，是他，是他指点阿莼的归宿。”秦王沉吟有顷，踱至繆子面前，笑道：“如此说来，寡人还欠你一个大大的人情哪。”

繆子道：“即使没这个人情，大王也不会杀了在下，大王不过是借此考察在下罢了，繆子猜的可是？”秦王道：“不错，果然能知人所未知，是个人才，现在，寡人也来猜猜你看，你此番是特意来见寡人的，寡人猜的可是？”繆子道：“大王深机睿智，人所不及，猜的不错。”

阿莼脸上闪过一丝失望之色。

繆子道：“然大王可知繆子所为何来？”秦王一笑道：“这倒奇了，现在是寡人考察你，还是你考察寡人？”繆子道：“明君择贤而任，良臣择主而事，各有所需，亦各有所取，这种事情，哪能一厢情愿？”秦王道：“好，那你先说说看，寡人是明君还是昏君？”繆子道：“大王明则明矣，可惜像我繆子这样的，还是不能留在您的身边。”秦王道：“为何？”繆子道：“很简单，繆子不是秦人。”秦王道：“不是秦人，哈，这有何难？寡人可以单为你下一道诏旨。”繆子道：“以大王的雄心而论，将来要用的人何止千万，难道大王每用一个外人，都要单独颁发诏旨？再说，这样做仍是内外有别，大王既然视人家为外人，人家又怎能与大王同心同德，为大王尽忠竭力？”

秦王沉思，既而大笑道：“说了半天，你是冲着逐客令来的，好说辞，寡人请你去咸阳，为寡人说服那些宗室勋贵，不知先生意下如何？”繆子道：“大王的苦心，繆子岂有不知，但繆子不是舌辨之才，大王若想说服宗室勋贵，繆子倒可以给大王举荐一个。”秦王道：“谁？”繆子道：“大王请稍候。”旋即返身入林，秦王望望公主，两人眼中是一样的猜测。

一转眼，繆子已从林中去而复返，手持几匣厚厚简牍献于王前。

秦王解开最上一卷，展开，眼前一亮，几个殷红色遒劲大字映在眼前：“谏逐客札。”秦王道：“是李斯的字！”繆子在一旁赞道：“大王好眼力。”

秦王迫不及待展读下去：“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

秦王被李斯上书所吸引，完全忘掉了身边一切，繆子转身再找阿萌，阿萌已经不知所往……

当夜，秦王带繆子来到骊山秦王行宫。秦王击节称赏，口中不断重复着李斯所言：“物不产于秦，献宝者多，士不产于秦，愿忠者众。逐客以资敌，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连连叹道：“文章真是好文章啊。”繆子接口道：“道理也是真道理。”秦王若有所思道：“照此说来，逐客令行不得了？”繆子道：“行则行，止即止，行于不得不行，止于不可不止，此为上智。”秦王犹豫：“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外面会怎样说寡人？”繆子道：“毁誉由来在自身，但不知王上要传给外面的，是虚名，还是英名？”

秦王望着繆子，眼里射出精光。秦王道：“寡人若废去逐客令，你愿意做寡人第一位客卿么？”繆子摇头道：“繆子斗胆，与王上定个君子之交如何？”秦王道：“请讲。”繆子道：“功名利禄，繆子一概不问，军国大事，在下知无不言。”秦王道：“只要能得先生长伴左右，寡人愿心足矣。”繆子道：“竭诚效命，繆子愿尽天职。”秦王道：“寡人敬谢了。”秦王言毕，欲躬身行礼，繆子忙一把扶起他，繆子道：“现在，王上该去请您的第一位客卿了。”秦王立刻明白了这位客卿是谁。秦王冲屋外喊道：“来人。”

三更应声而入。

秦王道：“去把李斯请回来。”三更懵头懵脑道：“上哪请？”秦王胡乱挥挥手道：“那是你的事，寡人这里立等见他。”三更手足无措道：“这——”一旁的繆子偷偷向他打手势，三更瞥见繆子手势，住口不言。

三

“大王谋深虑远，一定看得出来，秦国不能没有那条渠，那条渠一旦成了，关中将为千里沃野，秦国再无凶年了。如此一来，天下还有什么能绊住大王战无不胜的兵马呢？”

按照僚子指点，三更来到函谷关外馆驿，果然找到了面色憔悴，翘首以盼的李斯。李斯跟随三更走出馆驿，门外正有一华贵安车等候，李斯不禁热泪满襟。

三更扶李斯登上华贵安车，率众簇拥着离去。

三更等拥着李斯车乘过来到关口，守关口的那个小头目率卒恭迎恭送。车子过关不远，李斯叫停，叫过三更如此如此。三更勒马转身返回关防，冲小头目唤道：“你过来，跟我走。”小头目一愣，屁颠儿屁颠儿跟了来，且行且问道：“大人，叫小人做什么？”三更道：“咱不是大人，大人在车里呢，你知道车里坐的谁？”

小头目一脸谦卑的笑说道：“大人见笑，小人怎么知道车里坐的是哪位大人？不过瞧这车的势派，再有大人您亲自护送，这车里一定是位了不得的大人。”三更道：“哈，你倒会说，这车里大大人告诉咱，他与你是老相识哩。”

小头目一惊，忙道道：“折杀小人，折杀小人，大人，您这话，怕是车里的大、大人拿小人取笑吧。”说着话，已经来到车前，一个声音从车里传出来道：“你再看看，是你健忘哪，还是我拿你取笑？”小头目抬头一望，大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来。

李斯撩起车帷，正怡然自得望着他。

小头目扑哧一声跪下，结结巴巴道：“大、大人，咱真是有眼不识真金玉，白长一双眼了，白长了。”李斯道：“你眼睛算白长了，嘴可没白长，你那番话，我记着呢，这辈子恐怕都忘不了了。”

小头目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大人恕罪，您别跟小人一般见识，小

人这张嘴，小人自己也恨它，有时就是管不住。”李斯道：“你那张嘴，我倒是蛮喜欢它，说起来，你我也是有缘，干脆，跟我走吧，你不是没去过咸阳吗？叫什么？”

小头目由惊转喜，忙道：“小人一丁，拜谢大人，大人肯提携小人，小人可是交好运了，小人这就跟您走。”说着从地上爬起，膝上的土也顾不得拍，跟上说要走。李斯道：“你的家小，如何安置呀？”一丁腆着脸笑道：“您大人现在是小人的衣食父母了，小人孝顺父母要紧，家小当在其次了。大人您有何差遣，尽管吩咐。”李斯道：“去把你家小安置了，到咸阳来找我。”一丁连声答应着，屁颠儿屁颠儿去了。

李斯与三更相视而笑。

秦王宫的议事殿上，秦王端坐于大殿上方正中的王位上，危仪赫赫。秦王、李斯、嬴成、王绾、昌平君、蒙武、蒙毅、王翦等一千重臣都在。秦王道：“带郑国上殿。”嬴成闻言，吃了一惊。众人齐齐伸颈看向门口。

郑国颈带木枷被押上殿，被囚多日的郑国又黑又瘦，但精神不错，他的木枷上囚衣上用黑炭写满了算式、图形。

秦王道：“给他除了枷锁。”

狱官上来给郑国除枷，郑国却抱住木枷不放。郑国对狱官道：“大人，木枷就莫除了吧。”狱官不理他只顾执行王命，一个一定要除，一个一定不让除，俩人竟在阶下撕扭起来。

秦王命狱官道：“放开他。”狱官撒手退开。秦王离座来到郑国跟前。秦王道：“为何不要除枷？”郑国指着枷上图形算式道：“这上面有小人新算出的结果。”秦王细看问道：“什么结果？”

郑国道：“是那条渠的结果，依着小人所算，那条渠再有五年，每年十万人，小人就可以将它完成了。”嬴成道：“郑国，你做梦！难道我们君臣还会有人信你的胡言？”

秦王没理嬴成只问郑国道：“依你这个计算，不是比以前要省许多了吗？”郑国道：“是啊，是啊，有一条旧河故道，绕个弯就可以用上，不但大省人工，还能多灌近万亩地呢。”

秦王道：“五年每年十万，一年五十万行不行？”郑国道：“不行，人太多反而不得其用，工效见不到，结果和十万人是一样的，以前就

是在这上面失策了。”

秦王道：“郑国，依你之罪，你早该死过数次了，然而寡人至今未杀你，并不是你罪有可绾，你可知道？”郑国道：“小人知道，小人罪无可绾。”秦王道：“那你还有什么要说？”

郑国道：“大王谋深虑远，一定看得出来，秦国不能没有那条渠，那条渠一旦成了，关中将为千里沃野，秦国再无凶年了。如此一来，天下，天下还有什么能绊住大王战无不胜的兵马呢？”

嬴成道：“你住嘴！眼下要绊住我大秦兵马的就是你！”说话间，手按佩剑，欲冲向郑国。

秦王制止嬴成，示意郑国说下去。

郑国大义凛然道：“臣受韩王之命，入秦行疲秦之计，此说不假。这条渠已经修了五年，五年，秦未对韩用兵，韩王得以残喘。臣对得起韩王了。现在，外臣只想向大王借这条已经不属于臣的性命，修完这条渠，这样，外臣将无愧于天下，无愧于百姓，也无愧于大王借给臣的这条命了。”

秦王道：“好，寡人信你这次。这条渠若照你说的那样做成了，寡人就名之为郑国渠，如何？”

郑国叩头行大礼，哽咽不能言。

秦王道：“李斯拟旨。”李斯跨前一步躬身道：“臣李斯在。”一旁侍从奉上笔墨帛布，李斯挥毫。秦王道：“加郑国为少司工，总领修渠事宜，郑国渠所经各郡、县，该出工徒劳役，畜力粮草，悉听调遣。”

郑国向着秦王连连叩头，声音颤抖道：“臣，必不辱使命。”秦王道：“李斯再拟旨。”李斯换上一张帛布答道：“臣在。”

秦王道：“即日起，废去逐客令，各级官吏，不问籍贯出身，唯才是举，唯贤是用。”李斯再挥毫：“王上英明。”众人一齐离坐叩拜，只把嬴成一个人孤立了。”秦王道：“成公子，你有异议么？”嬴成道：“臣，确有不解之处，但臣唯王命是从。”秦王道：“好，好一个唯王命是从，不愧是我大秦宗室子弟。君臣一心一体，此乃我社稷之大幸也。尔等都听到了？”众道：“听到了，臣等唯王命是从。”

秦王得意而笑。

一骑快马飞奔至咸阳城下，军士下马朗读王旨，宣布废逐客令。